皇帝和太監

嚴陽

史叢譚

天啓二年，也就是西元一六二二年九月，明熹宗朱由校賜給魏忠賢和客氏各金印一顆。金印二寸見方，四爪龍鈕，上刻篆文三行九字，名爲「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重約二百兩。而皇帝給太監和奶媽欽賜金印，恐怕在中國歷代歷朝並不多見。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萬曆年間，乾清宮、坤寧宮失火，皇后的寶印被燒掉，明神宗也不過是命令御用監用梨木雕刻代用。這段故事記載在明人劉若愚的《酌中志卷之十》中。劉若愚少年時因爲「感異夢而自宮」而入宮，在宮中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他在《酌中志》記錄的便是他在宮中耳聞目見的人和事，包括皇帝、后妃、內侍們的日常生活等等，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所以，明熹宗居然欽賜金印給魏忠賢和客氏，相反，明神宗卻讓御用監用梨木雕刻皇后寶印以臨時代用，大概不虛。同時，不能不說的是，對於這樣的反常現象，劉若愚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就連皇后金印燒了都是用梨木代之，憑什麼給一個逆臣、一個奶媽「欽賜」金印？難道說是有關工作人員忘記了從前的事嗎？這樣重的賞賜，是不是有些過頭了？

這裡姑且撇開客氏不提。應該說，做皇帝的喜歡太監並不足爲奇。因爲太監之人無後，所以，少去了他們可能篡奪其皇位的種種擔心；還因爲太監之人成天和皇帝廝混在一齊，照料他們、伺候他們，日久自然可能產生感情。但像明熹宗這樣喜歡魏忠賢的，甚至於把朝政都交給他去打理的，還是不太多見。什麼原因？跟明熹宗刀鋸斧鑿油漆的工作——後世有人稱之爲「天才木匠」有關，同時，跟魏忠賢十分善於迎合皇帝的心思，想着法逗他樂，以及關鍵時刻能夠爲皇帝挺身而出，也應該有相當的關係。而這些在劉若愚的《酌中志》裡，同樣有記錄。

還是天啓二年，某一日，魏忠賢讓明熹宗學着在皇宮中放鳥銃。結果，鳥銃發生爆炸，將一名叫王進的太監的左手都炸飛了。這一年的五月八日，明熹宗和兩位十七八歲的小太監泛舟水上，並且親自操舵。不想天氣作變，水上忽然颳起了大風，明熹宗和兩位小太監全都落水。坐在水邊與客氏飲酒的魏忠賢第一個跳進水中試圖營救明熹宗。但因爲距離太過遙遠，最後把明熹宗救上岸的卻是別人，那兩位小太監則不幸淹死。而魏忠賢對皇帝的忠心，恐怕會讓明熹宗看在眼裡，記在心上。

我們當然可以說，明熹宗之所以貪玩，是因爲太過年輕，所以，太容易上老奸巨猾的魏忠賢們的「套」；但是，我們不該忘記的是，無論是哪朝皇帝，都是「聖上」、「聖帝」，「英明」、「偉大」之類形容詞幾乎是專爲他們創造的。既然如此，要想蒙騙他們，就不該是一件太過輕易的事。同時，即便是身邊的人誘惑、誤導，假如不是其內心也有類似想法，與之形成呼應，甚至本來就有這樣的想法，魏忠賢們的建議不過是「瞌睡送枕頭」，他們會如此糊塗做事嗎？何況說，爲太監們所蒙騙的皇帝之人，有些並不年輕，而是很有一把年紀？

人性是有弱點的。如果有可能，誰不想更好地享受生活？誰不想把自己的兒子、孫子的未來安排好？在封建社會中，鑒於皇帝擁有無上的權力，自然就有可能充分地利用這個權力、享受生活，並通過制度安排，讓自己的嫡親血脈繼承自己的事業，繼續享受權力也享受生活。所以，哪怕是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哪怕是可能爲後世之人唾罵，他們也會死抱住龍椅不肯鬆手，甚至是最後吊死在煤山上。所以，皇帝和太監，是一種相互需要的關係，就跟屎殼郎和屎一樣。

自我宣傳

董鼎山

紐約客隨感

恰逢除夕，郵局帶來一捆禮物，北京商務印書館寄來十冊我的新集《紐約客隨感錄》。此書出世完全依靠文友五月女士編集促成，不需我舉手之勞（兩年前當她初次建議時我已年老無力搜集材料，由她自告奮勇去網頁上找齊，並替我向商務印書館推薦承印）。我之把書名稱爲《紐約客隨感錄》，因爲所集文字一部分是我在《僑報周末》初期發表的專欄「隨感錄」上的文章。

與書局簽訂的合約是「二〇一三年八月一日前」出書，我仍不解爲何遲遲等到二〇一四年一月。不過新書於大年除夕到手，已使我欣喜不已。現在我只希望書局替我的新集做廣告宣傳一番。我的經驗（多年來出了二十餘種新書後）是：中國出版界似沒有市場經濟式的廣告宣傳通例。

猶記得我於一九八四年三聯書店出版的第一本暢銷書《天下眞小》問世時，書局老闆喜告我此書到處「被讀者一搶而空。」但他無意再版，因爲那時商業慣例是，出書「任務」已告完成，何必找麻煩去再版？在一九八四年，賺錢盈利顯然不是文化事業的目的，更不要說登廣告大做宣傳了。不過我確在京滬各大學講學時，被大群青年讀者包圍，要我簽名。

日前名畫家朱晨光來訪，說到他的新出畫集與回憶錄，都被國內商人盜版後在網頁上登廣告減價出售。他談到國內盜版風氣，稱商人已到了無法無天的程度，盜版商布滿全國。我好奇前往網上一查，果然發現自己的多年著作都已被盜版，在網站上廣銷。怪不得像我這樣的文人常在文章上訴苦從未賺到過一筆足可靠寫作維持生活的稿酬了。前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在替我出版二冊紀念我九旬壽辰的文集：《懷舊與瑣記：鼎山回憶錄》與《書影與肖像：鼎山自選集》，好像也未做廣告宣傳。奇怪的是：我告訴國內親友，去書店一定可以購到。一位朋友後來告訴我，他到新華書店去購買，見到書架上未有陳列新書，店員要到電腦上去找查。朋友一氣之下回家，後來果然在網上購得，但懷疑是盜版，印刷不良。我就奇怪書店爲何不聯合對不法盜版商提起法律訴訟，正如美國出版界訴訟中國出版界侵害知識版權一樣。不干涉態度，不但有損出版商收益，也剝削了作者版稅。我眞希望國內出版界有骨氣集體行動，用法律起訴處罰這些欺盜的商人。

話歸正傳，說到「自我宣傳」，我寫此文原意是希望引起讀者對我發表文章的本報的關注。我的新書《紐約客隨感錄》畢竟起源於本報專欄，故我要用這個角落做一下自我宣傳，自我吹噓。不過我又想到，兩年前我的兩本回憶錄與自選集出版時，分贈朋友，希望他們能賞識我的作品，在讀了後，代我吹噓（或對我批評）一下。這個希望，早已落空，顯然我的那二本新書不值一評。在自討沒趣之下，我此次只好借用此角落自我宣傳，希望編者不要見怪，畢竟是她首先賞識我的作品。

也有人會說，自我宣傳等於是自我抬舉，不知謙虛，應該打屁股（哪怕是老屁股）。讀者們也許知道我對同時代名作家諾曼・梅勒的景仰。我寫此文的靈感來自於我崇拜的這位英雄。他去世已多年，當年初享盛名時也曾出了一本雜文集，取名《自我宣傳》（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一九五九年版）。我的偶像有如此勇氣，我也要仿效他，在這裡自我吹噓一下，顧不到他人的蔑視。

最後，禁不住講一個小故事，記得華埠伊麗莎白街有一家新華書店，新開張之時，我很興奮，以爲要買國內新書方便極了，並希望看到我的新書陳列在那裡，前年某日，當我尚可出門之時前往一問，店員冷冷地回答：「我們只賣文具，你要訂購國內雜誌也可，但我們不賣新書。」

唉，多年來我所景仰的堂堂新華書店！

沙巴郵輪之旅

陳秀玲

域外漫筆

離開九州島前夕，超級強風「梅花」讓我們的探險旅程進一步變成歷險旅程。郵輪上沒有電視新聞，上網也不方便。我們在酒廊聚集，一邊聽船長簡報超級強風正面吹襲琉球群島的消息，一邊感受探險郵輪在驚濤起迭中搖晃前行，我有點熬不住了。

船長與乘客及郵輪公司商議後，決定調整行程，琉球的航程取消、沖繩和西表二島不去了，郵輪將繞道台灣的基隆港，再前往菲律賓。

「太好了，我一直很想去台灣。」澳洲遊伴多數贊同。只有我們最失望。琉球群島是我們此行的重點，很渴望去看看座落九州與台灣水域的這一列島嶼，會是怎樣的一種風情呢？

避開了驚濤駭浪的中國東海，郵輪朝較爲平靜的台灣海峽前進；強風影響下，航程依然顛簸。最後，我們聽從工作人員建議，吃了暈船丸，沉沉睡去。醒來，基隆港已經不遠了。

在台北的博物館，有個發人深思的經驗。久違了的台灣故宮博物館，派出許多手持「請輕聲說話」告示牌的年輕人。告示牌上印了中、英、日、韓等多國語言。每當工作人員看到中國旅客，都會舉一下告示牌，我卻很少看到他們向其他國籍的旅客舉牌，是否暗示作家柏楊書中所說的：「中國人，你怎麼那麼吵？」

郵輪抵達菲律賓，在聖費爾南多港夜宿一宵。翌日，我們乘遊覽車登上一千五百米山上著名度假區碧瑤（Baguio）。被譽爲菲律賓夏日首都的碧瑤，有前美軍基地改建的Camp John Hay度假村和鎮上市集，都沒有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上山下山需要四小時、天雨堵車，碧瑤之旅讓我們倦極而返。

猶幸有菲律賓的世外小島「科隆」（Coron），彌補了旅程中曾經有過的遺憾。

八月天的早上，我們乘機動橡皮艇登陸科隆。白色的沙灘上，搭了幾個草棚，草棚下擺放着木桌椅。郵輪的項目經理Justin Friend向我們解釋，坐在桌面上的是隱居部落Tagbanua幾位婦女長輩，這是部落高規格歡迎貴賓的儀式。

接着，Justin傳過來一盤帶有濃濃海水味道的串串綠色海藻，海藻上面黏着像日本三文魚子模樣的綠色小圓球。Justin轉述族長的話，爲了迎接島上第一個外國旅團的到來，族民特別在當天清晨去潛水採摘最新鮮的海藻，並爲我們準備了土產香蕉、自家烹調黑咖啡。

體型粗獷、一身黝黑皮膚的中年族長，那天的興致很好，他與族民一起表演傳統舞蹈和示範徒手攀崖採燕窩。

菲律賓巴拉望島（Palawan）北端的群島稱爲Calamianes。當中，最北端的小島叫科隆，是隱居部落Tagbanua的祖先領地，一個受保護的地區。

Tagbanua部族仍以原始方式捕魚、種植腰果、採集燕窩；以草藥治病、用番石榴葉治胃痛。徒手爬峭壁採燕窩，是這部族世代相傳、賴以爲生的技術。

在遙遠的科隆，我們認識了艾爾。這位三十出頭，束長髮的青年，是科隆島第五代原住民。艾爾與妻子美雅於二千年在此地開設旅遊推廣公司，經多年努力，與島上各部族長取得共識，將沿海地區開放給特定數量的旅客，實踐可持續發展旅遊；島的內部則繼續保留爲原住民聖地。

「科隆島旅遊協作組織」就在這樣的框架下成立，各部族在共享經濟收益的同時，亦負起保護環境生態的責任。在兩代人的共同努力下，Tagbanua成爲菲律賓第一部族在祖傳領地取得土地權和水域權。

科隆讓我進一步認識維護地球「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珊瑚礁或熱帶雨林裡隱藏難治疾病的重要藥物，如珊瑚礁含治療愛滋病藥成分，馬達加斯加雨林的玫瑰色長春花對治療兒童白血病藥非常重要。

水清沙澈的科隆灣，是潛水天堂。聽熱愛潛水的遊伴回來說，那片水域有鯛魚、蝙蝠魚、黃鰭金槍魚，磷光小浮游生物，是一個魚樂無窮的繽紛水世界。一九四四年，二次大戰結束前夕，美國海軍在此地擊沉的十二艘日本戰艦，依然沉睡海底深處。

告別科隆，我們在島上浸一個天然溫泉。科隆灣美麗的夕陽晚景，就此攝入我們永恆的記憶裡。

第十四天，郵輪抵達婆羅洲、東馬來西亞沙巴州首府哥打京那巴魯（Kota Kinabalu）。探險航程至此結束。同行的六十幾位乘客相互祝福道別。我想起冰心的《寄小讀者》，描述她乘坐郵輪抵達美國西雅圖，登岸之際，她感觸說：「也是一番小小的酒闌人散。」我深有同感。

每一次精彩旅程之後，那些色彩斑斕的旅遊記錄，總讓我回味很久，又不期然地想，什麼時候可以重遊，下次將往何處歷險？

黃色馬蹄蓮（攝影）陳培棟

春風送暖馬蹄蓮

陳培棟

一年一度的廣州迎春花市，按慣例首先是評選「廣州花王」。從一月十日正式啓動，由市民投票評選，經過一個星期的角逐，在一月十六日的廣州花卉博覽園揭曉，馬蹄蓮是馬年的吉祥之花，被評爲今年「五朵金花」花王之一。馬蹄蓮平實耐觀，清香醒神，接近地氣，爲市民喜愛，而且通俗便宜，兩三百元一盆便可買到，它們入到尋常百姓人家過年，預示馬年步步高陞，馬到功成，皆大歡喜。

今年暖融融的春天，在春節期間，廣州白天的氣溫都在攝氏二十度左右，很適合馬蹄蓮生長。我站在陽台上，看着心愛的馬蹄蓮，一天一個樣，艷麗的花朵，酷似奔馳的馬蹄，在飛躍前進。顯示出馬的速度、力量和奔放自由的精神。此時，使我深深領會到唐代詩人孟郊《登科後》「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喜悅心情。

馬蹄蓮又叫水芋、因爲它的葉片又似慈姑葉所以又名慈姑花。屬天南星科植物，多年生塊狀球根花卉。原產南非，現在世界各地都有栽培。據傳埃塞俄比亞是種植馬蹄蓮最早的國家。一八八七年，曼涅里克二世皇帝來到亞的斯亞貝巴建立首都時，皇后就看中了那片漫山遍野都長滿掛珠帶露花草的地方，心情異常激動，於是興奮地命名這座新都爲「亞的斯亞貝巴」，在埃塞俄比亞民族語言阿姆哈拉語中，「亞的斯亞貝巴」的意思就是「鮮艷的花朵」。現今看來，世界各國首都徑直以鮮花命名的只有埃塞俄比亞。花叢中的馬蹄蓮，葉色鮮綠，花色艷麗，芳香撲鼻，是本土民族視爲素潔、純眞和樸實的化身，因而大家一致同意選馬蹄蓮爲國花。

馬蹄蓮的植株以肥大的肉質莖塊爲基幹，伸出橢圓箭狀的綠葉，葉柄下部由鞘片裹着莖條。每逢春夏之交即從葉旁抽出一枝枝高於葉面的花梗，並在其頂端綻開一朵艷麗的白色花朵，喇叭狀，若將花倒置，好似一隻馬蹄，故稱馬蹄蓮。它除了多數開白花以外，也有少數開紅花和黃花的。其實，這並非眞花，而是一片薄絹般的「佛焰苞」，中間豎出一小節鮮黃色的肉柱，上部爲雄蕊，下部爲雌蕊，它們相依爲命地緊抱成一體。有如送子的觀音站在蓮花座上一樣。所以許多居住在非洲的華人，每當子女結婚時總得要給新娘一束馬蹄蓮棒花，象徵幸福、純潔，永結同心，吉祥如意。祈祝她們早生貴子。

馬蹄蓮的花莖粗大，很適宜用作插花的主材，是切花，花束、花籃的理想材料。其花期特別長，是裝飾客廳、書房的良好的盆栽花卉，許多人都喜歡它那種清秀挺拔的姿態和高潔皓白的氣質，前國家領導人胡耀邦曾讚美馬蹄蓮爲「潔身自愛之花」。所以在他逝世時，下屬特意將許多馬蹄蓮的鮮花擺在他遺體周圍，以供憑弔者瞻仰。

馬蹄蓮的繁殖一般用分株方法，於春、秋結合換盆進行，先將母株從盆內磕出，然後把根莖周圍萌發的芽球取下來，栽入另一盆裡即可。經一年精心管理，第二年便開花。馬蹄蓮不耐寒，不耐熱，能耐陰，所以冬天要移入室內防寒。馬蹄蓮爲有毒植物，內含草本鈣結晶和生物鹼，誤食會引起昏眠等中毒症狀。室內種植要嚴防小孩誤食。

清水明鏡

朱國良

人生在線

水是最普通的東西，霜雨雪冰，都是水。不同狀態的水。在我們的生活中比比皆是，但我們常常是如此的忽視那些免費的東西，如空氣，如碧水，不少時候竟忘記了它們是如此的重要！水的功勞寬大無比，純潔的水蘊含着眞善美。葡萄牙人說水可以洗滌萬物。水誠然是天然的清潔者，細心地呵護着斑駁的大地，爲它洗去塵埃。但水更是生態的魂，環境的核，自然的源。沒有水，沒有潔淨的江河，何來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水更意味着生命，沒有好水潔水，也就沒有整個生命的世界。

生命之水，在名人詩家的眼中，更是汩汩的靈動，溢溢的才情。孔子從滾滾長江東逝水中，讀到的是「逝者如斯夫」；王維在行吟禪的世界裡，感受到了「清泉石上流」的無限境界；施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看到的是愛人親切的面容；列賓眼中清色的伏爾加河，看到了船伕行進的背影。他們或用文字，或用旋律，描摹了水的無尚奇妙和不朽精靈。無論吟詠明淨似鏡的西子湖、青羅帶般的灘江水，還是吟唱落英繽紛的桃花源，放歌大浪滔天的黃河浪，無不牽動着人們對清泉碧水的一往情深和無限嚮往。

水生態文明，如一面明鏡，能夠清晰地照出一個人、一個民族，甚至人類的道德和良心。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浙江之源。浙江以水爲美，依水而興。「浙江」兩字，皆爲水也！但在今天，作爲沿海發達省份，在經濟發展屢創新高的當下，浙江的水環境卻承受着極大的壓力。江南水鄉，爲找到能游泳的河流尋尋覓覓；平原水網，爲飲用水的污染而困擾。多地市民請環保局長下河游泳的邀請背後，是老百姓對污水橫流的痛心，對清澈河水的留戀。由此而言，「五水共治」，決策重大，意義高遠！清理黑河、臭河、「牛奶河」、垃圾河等措施，力爭三年解決突出問題、五年基本解決問題、七年基本不出問題，鐵腕治污、鐵心減排、鐵面執法，深得民心！

還一江清流給自然，還一河碧波給百姓，是爲妙棋，已成共識。四千年前「大禹治水」的圖景，正以新的內涵、新的願景，在當今浙江鋪展開來，治理任重道遠，我們信心滿懷！水既然與生命緊緊相連，那麼，水就更與老百姓息息相關。因此，「五水共治」就需要大衆關心，八方參與，人人出力，個個獻策，只要我們上下聯動，形成合力，持之以恆，馬上治水，何愁不重現一江碧水向東流的詩意畫境！

崇明島掠影

繆宇光

天南地北

崇明縣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左右的歷史，是長江最下游地區，也是浩浩蕩蕩的萬里長江流入東海的「門戶」，明朝朱元璋皇帝賜有「東海瀛洲」的美譽，下轄崇明島、長興島和橫沙島三個島嶼。其中崇明島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口沖積島，陸域面積達一千二百六十七平方公里，我們兩天的行程就在崇明島上。

經過滬杭高速到達上海，「途安」車從「徐浦大橋」跨越了黃浦江，我們從浦西來到了浦東，在浦東熱土上再往北開，通過「上海長江隧道」到了長興島，再往北駛上了雄偉的全長十公里左右長的連接長興島和崇明島的「上海長江大橋」，我們終於來到崇明島。

早年我對崇明島留下印象的竟是一個快餐飯盒啊！青年時期我在外地工作，有一次我從上海火車站坐火車去內地出差。列車員送上了盒飯，我發現這個一次性飯盒竟然非常特別，不是白色塑料泡沫的那種，是淺黃綠色的飯盒還有點分量。列車員告訴我：「這是用蘆葦材料造成的飯盒，產地是崇明島！」哦，原來是用蘆葦製成的植物性纖維飯盒，怪不得這麼環保啊！這是我對崇明島的初次美好印象。

我們上崇明島後的第一個去處，就是島最東端的東灘濕地公園，那裡有廣闊的蘆葦地，有百鳥在那裡生活，是國家鳥類自然保護區。據介紹：東灘濕地處於我國候鳥南北遷徙的東線中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生物多樣性價值體現在物種的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多樣性。擁有豐富的底棲動物和植被資源，是候鳥遷徙途中的集散地，也是水禽的越冬地。崇明東灘記錄的鳥類達三百一十二種，遷徙水鳥上百萬隻。其中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四種，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四十三種。列入《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的水鳥有十二種。二〇〇二年一月，濕地國際秘書處正式接納崇明東灘爲國際重要濕地。走在蘆葦叢中的木橋長廊上，隨着微風吹拂搖擺的蘆葦，伴隨着水鳥的鳴叫，面朝東海，心曠神怡，全身心置身於大自然的懷抱中了。

穿越東西八十公里長的陳海高速公路，我們從崇明島的最東端來到最西南端的「世界河口沙洲水文化展示館」，這裡遊人很少，我和妻兒是唯一的遊客，我們盡情留影，領略長江入海口的平靜和浩蕩。在展示館裡，我們了解了「長江三角洲」、「黃河三角洲」、「恆河三角洲」、「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伏爾加河三角洲」等國內外著名河口三角洲的形成過程，衆多的三角洲從原始沙地演變爲人丁興旺的富裕之地，我們驚嘆於大自然的造化和人類的創造力了！

我們還去了位於島中北部的「東平國家森林公園」，整個崇明島就是天然大氧吧，森林公園是氧吧的中心。崇明縣是中國長壽之鄉，據統計，崇明縣百歲老人有一百一十八位，百歲及以上老人佔總人口的十萬分之十七。全縣人口平均壽命達到了八十點二六歲，高出全國平均水平八點二六歲。

我們在縣城城橋鎮過夜，第二天早上，在崇明人愛吃的老店「蘇味園（蘇州湯包館）」吃了爆魚麵、蟹肉包、小餛飩等美味。崇明縣的方言爲吳語沙地話，但一般稱作「崇明話」，屬於吳語太湖片蘇滬嘉小片，所以崇明人愛吃蘇州口味的食品，飲食中帶點甜。

我們還在建設鎮的效東村紅梅十四組的一戶顧姓農民家裡吃了農家飯，並從他家買了一大瓶自釀的「崇明米酒」。在建設鎮集市上，我一時興起買了崇明產的白花菜、蠶豆花菜、長江野生蝦和半隻崇明白山羊，雖花費不菲，但也樂在其間，不虛此行。